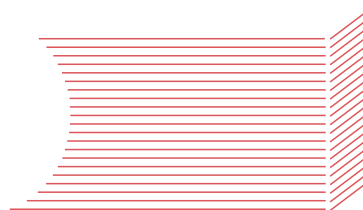


吴石烈士在大陆子女二三事

■ 郑立





1991年，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（左4）会见吴石在大陆的家属吴韶成（左3）、吴兰成（左5）



近期，随着重大主题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，福州籍著名革命烈士吴石的名字重回公众视野。许多读者对吴石烈士的生平和家庭深表关切，尤其希望了解他在大陆的一双子女——大儿子吴韶成、大女儿吴兰成情况。本文就笔者与二人的交往，略作记述。

服从革命需要的“沉默者”

1950年6月10日，吴石将军在台湾英勇就义，消息很快就传到大陆。吴韶成从报纸上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，立即前往上海，找到华东局华东农林部副部长——原中共上海局与吴石的联络人何康了解情况，除了证实父亲已经牺牲外，没有其他任何消息。而在台湾的母亲和弟、妹，从此下落不明。何康还交代吴韶成，参加工作后，“如遇组织审查，也不要多说这些事情，这些事到现在为止牵涉的人太多，台湾还有人呢”。从此，吴韶成、吴兰成兄妹一直守口如瓶，在干部履历表“家庭出生”一栏填写的是“国民党旧军官”。有关人员也被告知此事作为国家最高机密未经批准不能向他人透露。

吴韶成、吴兰成兄妹俩在1950年9月13日寄给三叔吴浩然的相片背面写道：

三叔三婶：这像是在去年上海刚解放时（注：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）照的，现在可能更瘦了些，但我们的心都锻炼的更加坚强了。

侄韶成、兰成 50.9.13

这时离他们父亲牺牲才三个月，这段留言印证了吴韶成、吴兰成当时是知情的，默默承受突如其来、意料不

到的哀痛。经一段时间调整，他们走出悲伤，内心充满对党的信任，坦然而坚定。

这时的他们，一个23岁，一个20岁，在大陆成为无父无母，类似孤儿的年轻人，依靠对党的无限信任，坚守着党的机密，同时遵循父亲做人做事的教诲，去努力生活、学习。

此后，吴韶成数十年如一日守着机密，甚至对家人都不曾提起。直到1994年国家全部为吴石烈士举办骨灰安葬仪式后，吴韶成才向他的子女透露吴石的事迹，他的子女才知道他们的爷爷吴石多么值得骄傲。

另一种奉献与牺牲

吴石烈士在大陆的后人并没有享受到吴石烈士的多少光环，为保守国家机密，还付出了另一种牺牲——他们在“不能讲”“不敢讲”，以致不被社会理解的困境中忍辱负重，默默承受着难以言表的压力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吴韶成、吴兰成遭错误审查，惨受残酷斗争，身心受到摧残。2012年2月，吴石侄外孙施维平去郑州看望吴韶成。吴韶成将嘴中假牙脱下，对他的外甥说道：“舅舅全口都是假牙”。他告诉施维平，“文革”期间因父亲政治身份无法公开，

其被安排到外地劳动改造，期间患上牙周炎。因当时农村医疗条件差，病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，导致满口牙齿全部坏掉，令他抱憾终身。1972年2月，处于困境中的吴韶成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发出了求助信，恳请中央对其父问题作出结论，信中写道：“我是冶金工业部原中国铝业公司的干部（机关在河南郑州），一九五二年南京大学毕业，一九六六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。我父亲叫吴石，据原华东局台湾工作的有关同志一九五〇年面告：吴石曾长期为我党工作，提供情报，上海解放前夕，接受我党委托去台湾，继续进行工作，一九五〇年被蒋匪杀害于台北。死时身份是蒋匪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。其妻及幼子幼女各一，在台受敌人残酷逼害，生死不明。并说：此事牵涉国家机密，不便向本人详告，原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有档案可查。当时，我认为事情已是清楚了，组织上是掌握的，更不应向党伸手要任何证明手续。此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审查我的家庭问题是完全必要的。据河南省省直机关六团负责专案同志说，虽有不少旁证及报刊材料，但缺少组织上的直接证明，迄难结论。因此，我五年多来一直没有恢复组织生活。”这封信经过数月的

周转，到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刚复出的老帅叶剑英手里。周恩来、叶剑英同志做出重要批示，原中央调查部奉命派出干部赴河南说明情况，中央调查部以密件的形式同时向吴韶成、吴兰成所在的单位出具了组织结论：“在我党的影响下，吴石同志于1947年即开始为我党工作，后按组织意图赴台湾执行任务，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1950年春因我台湾省工委遭敌破坏，吴石受牵连而被捕，该年夏天被蒋匪杀害于台北。当时为了保密起见，未给吴石同志的子女发烈士家属证明书。今后，对吴韶成（吴兰成）同志应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。在政治上要关心其成长，给予应有信任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请酌情给予照顾。”这封信使吴韶成的政治命运获得转机，吴韶成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。同时也为确定吴石将军的政治待遇定了调。1973年11月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将吴石追授为革命烈士。党组织还发给吴石烈士在大陆的子女650元（在当时算巨额金额）的慰问金。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正的对待，兄妹俩对组织的这份关怀始终怀抱感恩，毅然将慰问金作为特殊党费上交党组织。

“文革”前，吴兰成政

治上虽然受着不平等待遇，反右、四清等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但林管局、中心医院对她这样的技术骨干在工作上还是非常器重的。1965年，林业中心医院曾对吴兰成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，张执一、刘晓同志亲笔提供过“吴石是我们的同志”的书面证明。但在医院了解到她真实的出身没多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开始了。吴兰成同院内诸多知识分子一道，很快地就靠边站，成了反动学术权威，在内部还定了“监控使用”。2003年秋我在采访吴兰成时，她表情凝重地对我说：“受父亲事情的影响，我入党转正都遇到困难，都有波折。父亲事讲不清楚。到‘文革’，不允许参加造反派。人家讲‘你是反革命家属，有什么目的？’我从上海分配到内蒙古牙克石林场，当时同学有五个。‘文革’中，大字报铺天盖地。在食堂大标题‘吴兰成’下面大字报好多，被抄了两次家，首饰都被拿去。当时真的想到死，后来到了河边，一摸石头怎么这么冷，想想：这样死了，就更说不清了。”她道出了心里的委屈，多少让人慨叹。“文革”中，她虽然不时受到冷眼或冷嘲热讽。好在接受过她治疗的众多病患及家属没有忘记她。在她上班的路上，在她巡回诊疗的楼道里，一些患者拉住她

给她讲安慰的话语，让她备感人间的真情与温暖。

无怨无悔投身国家建设

吴韶成、吴兰成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、上海第一医学院，分别于1966年3月、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走上父亲引导的光明之路。

吴韶成1952年8月被安排在东北工业部设计公司工作，开启了职业生涯。他始终绝对服从组织安排，从不讲条件。自离开东北工业部设计公司后，他先后在六七十个单位工作经历：他于1953年8月调到沈阳铝镁设计院工作，历任计划员、秘书、工程调度组长。1960年10月调到北京有色设计总院工作，历任技术员、副科长。1961年9月调到郑州铝业公司（后改为503厂）工作，历任经济工程师、副科长。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6年5月调到中国铝业公司工作，历任经济工程师、副科长。1970年至1973年在新安县插队。1973年4月调至河南省冶金局（后改为冶金建材厅）工作，历任副处长、副总经济师、总经济师。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国家有色事业，为河南省有色工业发展作出贡献。1991年5月离退，离休前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（享受副厅级待遇），河南省第六、

七届人大代表。

1953年秋，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吴兰成被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内蒙古林区，吴兰成是第一批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支边大学生，也是林区第一代医生，一干就是27年，把人生最好的青春献给大兴安岭。吴兰成在给友人的微信中回忆道：

“当年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，牙克石是个非常寒冷的地区，冬季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。”和她一起来的同学都分配到了林区生产最基层单位各林业局，她独自一人留在了牙克石森林工业管理局卫生所。当时林区工作和生活极为艰苦，她每天吃的主食是高粱米、苞米碴子，蔬菜是极其单调的土豆、大头菜、卜留克。1956年，卫生所扩建成林管局第二中心医院，1958年该院更名为林业中心医院。在离开林区前，她一直在林业中心医院从事儿科工作，不仅是林业中心医院的创始人，更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儿童治疗保健学科的奠基者，深受林区群众爱戴。一次夜间，一位妇女抱着高烧近40度不退、仅四个多月的婴儿到医院紧急就诊。值班大夫判断患儿的病情复杂，就急忙派护士请吴兰成。她闻讯后来不及穿戴整齐就从单身宿舍跑到患儿床前会诊。经过连续的治疗，第二天下午患儿

终于退烧。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未曾吃饭。几年后被吴兰成救活的那个孩子都上学了，孩子的妈妈还念念不忘：“我这孩子是上海来的吴大夫给救活的！”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，内蒙古牙克石等地及林区是小儿病毒性肺炎的高发地区，发病最多的年份病例曾高达近千例。为了攻克这种高发病率、高病死率的疾病，吴兰成全力投入，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，日夜钻研，最终成功攻克了救治难题，将病死率从8.2%大幅降低到3.4%，其成果在当时国内达到了领先水平。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吴兰成被选为林管局党委委员，林业中心医院党委常委、副院长、儿科主任。1979年，在何康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）、缪希霞夫妇的关心与帮助下，其爱人陈进森调到国家林业部工作，她也转去北京，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任研究员。1983年，吴兰成前往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研修文献标引和检索，回国后创建了计算机针灸、针麻文献分析检索系统，为实现医学情报工作的现代化贡献力量，著有《中西医药学文献主题标引手册》，在医学新领域上展示了她的学术才华。退休前，吴兰成担任过北京市第六、七届政协委员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追寻父亲的足迹

由于海峡的阻隔，两岸音信全无。直到1980年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吴健成早年随父母移居台湾，1971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赴美留学。经过9年的打拼，他终有能力接母亲赴美居住团聚。1980年4月20日，王碧奎老人携丈夫的亲笔遗书赴美，与小儿子共同生活。但两岸亲人间的联系仍处于中断状态，王碧奎老人刚抵达美国不久，恰好接到了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大陆堂弟王翊亭来信，由此得知在大陆子女的情况。王碧奎老人按照王翊亭提供的通讯地址，于5月20日迫不及待地修书给在大陆的儿子：“韶儿：卅几年未通信，不知汝现在情形如何？妈日夜真想念，希望接信即复数字，以慰远念。”吴韶成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来信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即复信母亲。从此，承载着亲情的信件跨越宽广的太平洋，将两边的亲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了。吴韶成同时将消息发给妹妹吴兰成，也反映给何康（时任农业部部长），何康也将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作了报告。经何康的协调，国家有关部门为吴韶成、吴兰成赴美探亲作了特别安排。1980年10月，何康率科教代表团访美时，特地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协调，为吴韶

成、吴兰成赴美预作安排。吴韶成、吴兰成于1981年11月随中国冶金工业部铍锂贸易代表团赴美，在台湾的吴学成得到消息后也赶到美国。经过32年的骨肉分离，吴家的四个子女——留在大陆的吴韶成、吴兰成，留在台湾的吴学成、吴健成与母亲相聚洛杉矶，实现了团聚。家人相聚，抱头痛哭，既喜又悲，感慨万端。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这是吴韶成晚年迫切想知道的事。离休后，他踏上了寻找父亲足迹的旅程，不顾多种疾病缠身，仍坚持多方查寻，直到后来力不从心。2010年，吴韶成应《百年潮》杂志之约，撰写了《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吴石将军——挥泪回忆和父亲走过的岁月》，在2011年第三期《百年潮》发表后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，表达了对父亲的缅怀之情。

我与吴韶成、吴兰成

我与吴韶成、吴兰成本无联系，后因工作结缘。2003年春，我调到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，发现对福州籍烈士吴石研究尚属“空白”。经室里研究，由我牵头这项工作。于是，我经多方打听，联系上吴韶成、吴兰成。2003年冬，我赴北京与郑州，对他们进行了采访，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此后

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直至吴兰成移居国外，我才与她中断了联络。而与吴韶成的交往则日渐深厚。我多次前往郑州看望他，我们敞开心扉，无话不谈，最终结为忘年之交。他给予我无私的信任与大力的支持，而我也将对吴石烈士的敬仰和热爱，寄托在了他的身上。

吴石家人的家教与修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家风纯正，为人低调、谦逊、儒雅，这在吴韶成身上有充分的体现。吴韶成从不主动向组织提要求。他在家乡为父亲建纪念馆的心愿一直压在心底，有关方面虽酝酿多年，但进展不大。他虽焦虑，也不愿让组织为难，最后带着这一未了的心愿遗憾离开了人间。凭着吴石烈士对新中国诞生的特殊贡献，作为其子女提一些要求也不为过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足见其人品高洁，令人敬佩。

每年春节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他老人家拜年，他却在大年三十下午专门给我打来电话，提前拜年。一个长辈给我这个晚辈拜年，让我倍感不安。每想到吴韶成的客气和涵养，更增添了我对他老人家深深的敬重。

经过努力，2008年8月我完成了传记作品《冷月无声——吴石传》的初稿创作，即寄给吴韶成审读。9月9日，吴韶成以中国邮政

特快专递寄来复信和对《冷月无声——吴石传》初稿的修改意见。吴韶成在信中写道：“读《冷月无声》初稿，十分兴奋。……多年来，你出于对家父崇敬之情，细心调研，四处奔波，辛勤笔耕，终于完成此著作，实在功德无量，我万分感激。为吴石立传，是我有生之年的夙愿，我因年老体衰，力不从心。承你慨然应允，勇担此任，把吴石的一生事迹基本概括成书，确实很不容易，耗费了你多年的心血、精力和时间。我真望此书能早日问世，使闽中父老兄弟知道我八闽尚有此无名英雄值得纪念，使国人知道我民族无名精英为国做出了多大的牺牲。如吴石史册有名，我此生无憾。此心此情，想你定能理解。”捧读来信，心生感慨。何谢之有啊，做为烈士事业的后来人，我一直认为我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烈士们的鲜血，为吴石烈士正名，此事做得有些晚了。能够力所能及地为宣扬烈士事迹做点事，那是个人的荣幸。与他们的牺牲和惊天动地的事迹相比，我做的太微不足道了。

2014年清明，吴韶成参加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馆举行的活动后返回郑州，身体从此每况愈下。他曾在电话中对我说：“这次参加活动，看到父亲的雕像，感到特别伤心。”对父亲的深深

怀念，也多少影响到他的情绪与身体。我也一直惦念着他的健康，与他的女儿吴红始终保持联系。2015年6月17日，国家安全部派长期与吴韶成联系的领导干部专程赴郑州看望、慰问病重中的吴韶成，吴韶成见到老朋友，高兴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开心地笑了。我采访这位领导干部时，他动情地回忆：“18日准备前往机场，我还是有些留恋他，又去医院看他。此时他昏迷了，我站在病房门口望着他好一阵，和吴红等亲属打招呼后，怀着一种莫名的情感转身离开了！去机场路上一路无语！没想到，这一别便是永别！”

吴韶成、吴兰成膝下各有两男一女。

吴韶成于2015年8月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郑州逝世，享年88岁。我闻此消息，十分悲痛，发微信给他的女儿吴红：“噩耗传来，不胜哀伤！我认识的一个好人走了，是福州人的一个损失，愿吴韶成先生一路走好！”因有公务，我无法出席葬礼，托从福州前往郑州奔丧的吴石侄外孙施维平，以我个人名义献上花圈送他最后一程。国家安全部派员出席了吴韶成的葬礼，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。第二年，遵从吴韶成的遗愿，经国家安全部协调，其骨灰移送北京福田公墓与父母葬在一起，实现

最后的团聚。吴韶成晚年一直想回家乡福州看看，2013年2月他发给施维平的邮件中提到：“我已是八十六岁高龄，如体力允许，我也有意在今春或初夏回家乡一游。自一九九三年回家乡一趟以后，已二十年没有回福州了！”这看似不难的事却因种种原因竟未能实现，如今成为了永远的遗憾。

吴兰成晚年移居海外，与女儿同住。2020年8月，吴兰成不幸患胆管癌在美国离世，享年90岁。她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弟弟吴健成在微信中留言道：“由于她身体情况，知道她走也是迟早的事情，但发生如此之快，一时也让人无法接受。刺心之痛，久久不已。”

吴韶成、吴兰成与他们的英雄父亲比，一生确实算不上轰轰烈烈，但他们善良、坚忍、为国奉献，值得世人的尊敬与礼赞。

（作者系《冷月无声——吴石传》作者）